

隱指

朱少璋散文集

人過中年愛講境界也許都是半屬野狐禪，參不透也好參，花水中月。不立文字不落言詮真可能是自欺也是欺人的，卻不願把文字看成是業障。

明去都不外是鏡中
花文字寫得空靈些

隱指

朱
少
璋
散
文
集

匯智出版

責任編輯：羅國洪
封面設計：洪清淇

書 作 出

名：隱指
者：朱少璋

版：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尖沙咀赫德道二A
首邦行八樓八〇三室

電話：二三九〇〇六〇五

傳真：二一四二三一六一

網址：<http://www.ip.com.hk>

發 行

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三三樓

電話：二一五〇二一〇〇

傳真：二四〇七三〇六二

印 版

刷：陽光印刷製本廠

次：二〇一〇年十月初版

國際書號：978-983-19064-4-1

目錄

所有為，在忘我——讀朱少璋《隱指》	陳德錦	3
楔子		11
吳江風義續靈芬		14
昔我往矣的依依楊柳		21
丁令威又回來了		28
楊升庵雙丫髻上的曼陀羅		32
虎口餘生		45

我和杜甫的三次望嶽	50
吳大澂說不拘時日也	56
換鵝	61
奉橘與趙佶	69
似與不似之間	76
驚燕	84
吟不盡，楚江秋	89
墜向梅梢下的紫玉燕釵	94
筍味	99
「寄塵」都不是開玩笑的	104

有「屁用」的知識	109
樊善標暗飛到香港文學館	114
斷章——河岸與邊城	120
曾灶財的題壁與塗鴉	127
隱指	132

不薄新茶愛舊茶

妍媸甘苦浪淘沙

停杯忽悟當頭棒

夜鑄金人貯露華

有所為，在忘我

——讀朱少璋《隱指》

陳德錦

愛好藝術到一定程度，大概都有一段「忘我」的經驗。聽柴可夫斯基的行板猶如給時間機器帶到俄羅斯的草原和雪地，看吳冠中的水墨入神也許就有一個娉婷少女從畫面的牆角走出來。少璋的新作《隱指》中一篇散文談到：一位黃老師帶領學生到紹興訪沈園、抄碑文、學作詩、學寫畫，目的不是實行現今所謂的「成效為本」教學，而在人格的融鑄（有「屁用」的知識）。這群學生難免有捱窮的日子，斷非「無所不能」，卻可幸「有所不為」。讓我這等難免賣賣文章的人做個註腳：有品行的文人也嘗試以其技能討生活，但至少不會扮「嘔模」出書呃錢（假如你有條件）。他們的文字是「有所為」，為藝術而藝術。這

份熱情足以令他們「忘我」——現實憂慮不足動其心志，沒有餘力作歹為非，那就達到殷海光所指的「有所不為」了。

生當現世，文學藝術自主自行，卻是愛者日稀。古代沒有「自由文人」這概念，他們或受名韁利鎖，或生當亂世，或權貴見嫌。趙佶到今天還有一點可愛，不是因為那幾帖瘦金體，而是他竟然是個自由到失去自由的九五之尊（奉橘與趙佶）！今天，沒有女性像柳如是，學做詩詞卻委身錯嫁降敵的男人（楊我往矣的依依楊柳），也未必練得楊慎於貶所仍能在詩曲茶醪中的快活胸襟（曾升庵雙丫髻上的曼陀羅），甚至也沒有「九龍皇帝」塗鴉自娛那樣的灑脫（曾灶財的題壁與塗鴉）。他們真夠癡，夠入迷，夠忘我。我們難得以寫作開懷，卻活得像是一條有殼或無殼的蝸牛，慢慢尋找文學花園的入口。

少璋對中國文化孺慕之情並不純粹只去摩挲古物。按捺個人的浪漫，撥開

文字的迷霧，再去參透古人的情感世界，這番經驗純然是一種古典式的「忘我」，回報只是個人的快意。我偶聽少璋談文說藝，詞情溫文懇切，也許沒有今天學生必須拿捏的「結論」或「成效」，卻是文理自然，既具氣度亦見針線。他的散文也有相似的風格。

少璋寫過《佯看羅襪》、《灰闌記》等擲地有聲的文化散文，新作《隱指》，那延續的氣韻使人欣然，卻使我有另一種感慨：活在廿一世紀，還在古物古事裏「忘我」也許是自我慰藉，也許是自尋煩惱。香港是一個吃筍不知味的社會，「驚燕」必須以簡報表詳細分析並用動畫表達，否則不能 define 或 justify。詩詞佳句只是拿來分析考試的「題目」。這不是你要申請多少公帑編幾本「成語大詞典」或沿街派發「讀書雜誌」就可解決的問題，而是社會整體文化衰退的必然命運。也許多一份黃老師的情操，我們的社會才可「有所不為」，多做點不破壞

而能保育文化的事情。

抽點時間「忘我」吧，我們還有多少時間？

二〇一〇年六月

目錄

所有為，在忘我——讀朱少璋《隱指》	陳德錦	3
楔子		11
吳江風義續靈芬		14
昔我往矣的依依楊柳		21
丁令威又回來了		28
楊升庵雙丫髻上的曼陀羅		32
虎口餘生		45

我和杜甫的三次望嶽	50
吳大澂說不拘時日也	56
換鵝	61
奉橘與趙佶	69
似與不似之間	76
驚燕	84
吟不盡，楚江秋	89
墜向梅梢下的紫玉燕釵	94
筍味	99
「寄塵」都不是開玩笑的	104

有「屁用」的知識	109
樊善標暗飛到香港文學館	114
斷章——河岸與邊城	120
曾灶財的題壁與塗鴉	127
隱指	132

楔子

年輕時寫散文，所謂「取材」，都是出賣親人的經歷：學朱自清寫爸爸學冰心寫媽媽學沈三白寫太太……終於是寫到眾叛親離筆下無親無故。這幾年徹底六親不認，轉個方向寫別的題材去了。復怕文章濫情，「啊」「呀」二字都看成是抒情奧運賽事中的類固醇，內斂才是要修成的正果，因此感歎號要買少見少；於是文句寫得愈來愈吞吞吐吐。

如果說寫文章是苦事那一定是「自討苦吃」。人生實難寫文章又哪會是易事，一部散文集不足四萬字可以消磨七百多天的歲月；人生如此文章如此，更無言說。

人過中年愛講境界也許都是半屬野狐禪，參不透也好參得透也好講來講去